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版

石孝義

# 最後一炷香 (上)

寶淨推開紅漆廟門，漫天的大雪仍不停歇地下着。門前的雪堆裡一條白色的身影一下子闖進了寶淨的視野。一怔之下，那身影卻一把擦下了頭上的圍巾，大塊大塊的雪便從圍巾上撒落下來，露出一張女人蒼老的臉，因為寒冷那張臉凍得一塊塊的有些紅。仍在飛舞着的雪花兒像是依戀似的，在老人的頭髮眉毛間總是隨意地沾掛一下這才孤獨地向一邊滑去。

寶淨搭了一眼隨即辨認了出來，這人每天都是第一個趕到這裡來等着上第一炷香，差不多快一年了。再往那人身後看，雪地裡停着一輛積滿了雪的三輪，車上的兩個髒兮兮的大汽油桶裡盛滿了泔水，這會兒還能看到一絲絲的熱氣從裡面冒出來。車下拴着的兩條狗兒凍的急了，一邊從嘴裡呼呼地哈出一團團的白氣，一邊繞着車子跑來跑去。寶淨站在門前沒動勁兒，嫌惡地瞪着那輛髒兮兮的車，老人馬上明白了，一邊回身跑過去扭動着那輛沉重的三輪，一邊嘴裡嘟囔着：「你看我又忘了，往邊兒上放，往邊兒上放……」

穿過院子，寶淨將老人領進了大殿，這會兒因為時間還早大殿裡仍顯得黑虛虛的。佛像那慈祥的面容便隱藏到了黑暗之中。老人燃上了香，高高地舉過頭頂很虔誠的一拜，兩拜，三拜。那把子紅亮的小光點便在青黑的大殿裡劃出一條子紅線。上過香後，老人又恭敬地跪下身去一拜兩拜三拜，幾縷花白的頭髮不停地掃着老人那張蒼老的臉。掛在頭髮上的雪融化了順着髮梢一直流下來滴落到大殿青灰的磚地上，地上便浸上了一點一點的濕點兒。寶淨在旁睜了眼輕輕地敲了一下法案上的磬，清亮的聲音就「鏗——」地一聲迴盪在整個大殿裡，老人微微側了臉，感激地衝着寶淨點了點頭。寶淨垂了眼，卻將桌前的磬又敲了一聲，老人便合了眼，一臉肅穆地朝佛像喃喃地禱告起來。

漸漸的東方好像亮了起來，熹微的晨光從大殿的窗子透進來，拖帶出一塊白色的晨曦映襯在老人疲憊而單薄的後背上。老人的身影被勾勒的凸現出來，一塊浮腫般地嵌進了大殿青灰的方磚地上。大概是禱告完了，老人起身準備要走，可一站之下竟沒有站起來，又試了兩次才勉強起身來：「你看我這時間一長腿就麻了。」老人一邊憨笑着一邊捶着自己的腿。說着就又掀起身上腫腫的棉襖摸出一個手卷包來，一層一層的打開，裡面竟是一打子皺巴巴的零錢。一塊兩塊……寶淨看到老人一張一張地數着。最後抽出了十張一塊錢的票子顫巍巍地走到功德箱旁又一張一張地將錢扔了進去。這會兒老人枯黃的臉上才彷彿有了一絲的生氣。

「大娘，您天天來燒這第一炷香，求福啊？」寶淨從佛像的側面轉出身來。「哎哎」老人連忙諾諾地應着，臉上卻又掛上了那絲憨憨的笑。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飄飄揚揚的。推開大殿的門外面像是掛了塊白色的幔帳。老人站在大殿門口有些猶豫起來，寶淨卻從後面說「雪太大，您老要不先到我的偏房避避，等雪小了再走？」老人遲疑了一下看了眼寶淨又低頭看了看自己，便點頭說：「那就麻煩師父了！」進到偏房，寶淨給老人倒了碗熱水，老人瞅着碗便有些扭捏地將手



■ 網絡圖片

伸進衣兜裡掏出塊包着的乾餅來。「起的早，早上沒顧上吃。」老人又是憨憨的笑。

寶淨看着老人拘謹小心的樣子，最後連桌上掉下了幾粒餅渣也都拾起來吃了。吃罷乾餅又喝下一碗熱水，這才看出老人凍的通紅的臉上有了紅潤。寶淨問：「您老是哪個村兒的？」「上杭村，離這十八里。」「那您老給誰求福啊？」「家裡人。」老人一下子神色變得黯然下來，接着就從身上摸摸索索地掏出張皺巴巴的照片來遞給寶淨：「這是我兒子、兒媳婦，下面這個是我的小孫子。」寶淨拉近了照片來看，老人臉上卻又強擠出來一絲呆滯的笑衝着寶淨絮絮叨叨地說：「兩人那年賣血都傳上了艾死病。媳婦去上年沒的……」老人的臉上顯得更加悲愴了，眼裡彷彿染了淚水。「聽門口的大爺說隔村有老兩口兒都長了瘤子，結果每天裡都來這裡燒第一炷香求佛保佑，不到一年功夫瘤子就給化掉了。我聽說了也就來給兒子求求。希望佛祖能保佑讓我兒子那病早些日子好了。」寶淨聽了皺了眉輕輕唸了聲佛號，老人神色顯得有些迫切：「師父您說我兒子那病能好嗎？」「阿彌陀佛」寶淨念了聲佛號「心誠則靈啊！」老人顯得興奮了：「那就借師父吉言。」說着興沖沖地站起身來：「那就不打擾師父了，豬場上午還等着我去送泔水呢。」老人說着已佝僂起身子推門走進了雪裡。寶淨送到門口，雪仍在一個勁兒地下，大朵大朵的雪花像是潔白的花朵，抹平着這世界中的一切異色。大門外傳來狗兒汪汪的幾聲叫，接着一輛沉重的三輪便晃着沒入了雪裡，成了一塊黑色，一個黑點，消失了。

三天後雪停了，滿世界的白色好像將這個世界都包裹了起來。晨曦剛現，那直溜溜的霞光便從雪地中揚射出去成了千萬縷的光彩。寶淨推開廟門，深深地吸了口氣，卻見門外等候了一個三十上下歲的漢子。單薄的身子裹着綠色的軍大衣顯得很不相襯，一雙呆滯的目光正瞅着寶淨。漢子的左手縮在襖袖裡，一隻乾巴巴的右手卻擡着一股香。寶淨上下打量着這個漢子，好像從哪兒見過，一時竟又想不起來了「施主要上香吧？」漢子仍是呆呆地瞪着寶淨，眼睛裡卻是空洞洞的什麼也沒有。聽了寶淨的話那漢子愣了一會這才像猛然驚醒似的垂了頭看了眼右手拿來的香說：「我，我想燒炷香。」「那進來吧！」寶淨一邊引領着漢子朝大殿走一邊問：「施主是哪個村的？」「上杭！」寶淨一楞，忙停住身回過頭重新打量身後的這個漢子「哦。」寶淨一下子想起來了，這不是前天那個來這兒進香老人的兒子嗎？寶淨想起了老人那天拿出來的全家福的相片來，於是忙問：「你有個母親常來這裡上香吧？」漢子點了點頭。「那她今天怎麼沒來？」「死了。」寶淨看到漢子的眼睛裡一下子變得更加空洞了。「死了！怎麼死的？」寶淨驚詫地問。「下雪那天她去送泔水路上就給汽車撞了。等送到醫院她已經不行了。臨終時她囑托說，她就差一天就把香燒滿一年了。鄰村的一對老人都是燒香燒得的。她讓我無論如何也要把這香給燒滿了。」「嗨，」漢子說着重重地歎了口氣。「我得上了那該死的病，真是個無底洞啊！家裡已經讓我和他娘折騰得底兒都空了，俺娘這也是沒辦法的法呀！」漢子說着，空洞的眼睛裡竟濕潤了。

短載

沈小益

作者簡介：自由職業，寫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發表作品多篇。《別人的嘴巴，我的故事》獲台灣《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推薦獎（第二名）。

## 王公橋的混世魔王

3

周祖望覺得自己挨批鬥有些冤枉。二十多歲的時候，他王公橋的父母已經死了，他一家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父親在世的時候，批鬥有父親頂着，沒他什麼事，父親一死，他就成了出頭鳥了。他家是地主，原因不在他，他家是國民黨後代，原因更不在他。他根本就沒見過祖父周頂峰的真人，只看見過他的相片。可是，這一切的罪名都要他來背，他感到不平。後生嘛，心裡有了不平就要表現出來，所以說話做事就時不時帶着意氣。批鬥他的人看到他這樣，就更來勁了，怎麼，反革命還如此囂張，這還得了？在批鬥周祖望的時候，那些人便免不了拳腳相加，打了反革命不但不犯罪，反而是革命的表現。

就是在這樣的時候，周祖望昂着頭，不肯低頭認罪。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個時候的周祖望還不是好漢，還不是我們王公橋的混世魔王。

有一天，周祖望回到了原來的那個家。他妹妹投塘自盡。他回到家的時候，妹妹已經被他的兩個哥哥草草埋葬了。他問父母，妹妹是怎麼死的？父母不說，他們曉得他是個烈性子，要是告訴了他，不曉得會惹出什麼大事來。

他從兩個哥哥口裡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前兩天，大隊書記的婆娘到他們家來，對他妹妹說，做人要自重。他妹妹當時無地自容。大隊書記的婆娘走後，母親問他妹妹是怎麼回事。他妹妹死活不肯講，母親還想再問，父親長歎一聲，說，她不想講，算了吧。誰也不會想到，他妹妹這麼想不開。

周祖望跑到廚房裡，操起菜刀，就要衝出去同當地的大隊書記一家拚命。

父親在廚房通往大廳的那個門檻上把他攔住了。「不要亂來！人都已經死了，亂來也沒用！」

「爸，我從小跟妹妹一起要大的，我曉得她的為人，她不會用身子去討好別人！肯定是那個畜牲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情！」

因為極度的緊張和瘋狂，周祖望說話有些聲嘶力竭。「你想殺人就能殺得了嗎？今天，你要去殺人，你先把把我，你先把你爺老子殺了！」

在父親面前，周祖望氣餒了，他蹲下去，揪着自己的頭髮。兩個哥哥走上來，拿過他手中的菜刀。

當晚，周祖望就住在這個原來的家裡。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和父親之間進行了一次長談。

「爸，我想回來，我住在王公橋盡受別人的欺負。有些人動不動就搞了我鬥爭。」

「你有這個想法我不怪你，要是我，也會有這個想法。不過，我不能要你回來。」

「為什麼？」

「當初，我答應了人家，你到那裡是去繼承香火、傳宗接代的。」

「爸的意思是，我是覆水難收，就像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一樣？」

「你同這個不同。我答應了人家，我就不能言而無信。再講，就是如今我和你媽讓你回來，你們那裡生產隊大隊都肯，我們這邊的生產隊大隊會肯嗎？」

「王公橋那個家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家不像個家，過下去實在沒什麼意思。」

「崽仔子，你有這個想法就錯了。你才多大，二十多歲，就像黃瓜，剛起蒂，今後還要結果，竹篙挑水後頭長。你要是也有你老妹那樣的想法，那就錯了。」

「我要是慳不了這口氣，早就尋了死路。」

「崽仔子，我同你講，再好的死，也不如再歹的活。」

「活着有什麼盼頭？婆娘都討不到。」

「信爸爸一句話，這樣的世界只是暫時的。你也不會認為回到我們這裡來就沒事，我們家的成份也高，也是地主，要講該死，一樣的該死。講句要不得的，我可以去尋死路，你不行。到我這個年紀，要死也可以死了，你還是一個後生，死不得。」

「爸，你講我阿公頂峰到底是好人還是歹人？以前，孫中山還封他做大將軍。如今，他什麼都不是了，還讓我這個做後代的人受罪。」

「他是個好人，你王公橋的娘爺都是好人。信我一句話，今後的講法肯定會不同。他這樣的好人應該有後人，你能夠做他的後人，是你的福氣，也是我們的福氣。只是暫時，是要受人的氣，沒辦法。」

「心中這口氣就是轉不過來，我在老妹墳前的時候，恨不得手裡有幾十噸炸藥，把這個世界全部炸個稀巴爛，不能過好日子，就都過歹日子。」

「崽仔子，你總有這樣的想法不對。這樣的想法，你不能跟別人去講，你就是在面上，也不能露出這樣的意思。」

「有時候，覺得過這樣的日子，我就同一條狗差不多。我阿公二十多歲的時候，做湖南都督，我二十多歲的時候，盡受別人的氣！」

「你阿公二十多歲做英雄，他本身就是英雄，再講，也是時勢造英雄。」

「時勢造英雄，時勢也造狗熊。我就是狗熊。」

「崽仔子，講句不動聽的話，你就是做狗熊，你也同我做到六十歲，要是六十歲之後你再沒什麼望頭，那時候隨你選什麼活路死路，我不管，都隨你。」

周祖望沒回話。

「崽仔子，怎麼不做聲？」

周祖望還是沒回話。

「你多想想也是好事。」

好一陣之後，周祖望才說：「爸，我答應你。」

第二天一大早，父親就催周祖望起床，要他早點回王公橋。臨走的時候，父親說：「好好做事，好好做人。我選講句不好聽的話，真莫得門人黃帖，門人黃帖受的勁最多。」

周祖望點點頭，出了門。

他順路去看了看住在山中的老妹，在那堆新黃土面前放聲大哭。然後，他站起來，抹掉眼淚，埋葬了想尊嚴地做一個人的念頭。

然後，一個混世魔王，就在王公橋橫空出世。

試筆

崔若淳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 風雨

我想一直記住，你說過要陪我度過每個風雨的諾言，那年，我十七歲。

一滴、兩滴、三滴……接着嘩啦啦的下起傾盆大雨，天空打着狂雷。

我動也不動，逃也不逃的任由雨水打在身上。豆大的雨滴打在我身上，卻痛在我心裡，此時此刻的我眼神迷濛，早已分不清臉上的是淚是雨……這個晚上，媽媽離開了我，世界彷彿變得空虛而孤獨，我不喜歡這種感覺，我害怕。「放心，將來的每個風風雨雨都會有我陪在你身邊。相信我！」耳畔傳來溫柔的嗓音，我回眸一看，先是震驚的張大眼，確認了好幾次才知道這不是自己的幻覺。他的話溫暖了我冷到顫慄的身體，眼眶微紅，眼眸凝著的淚奪眶而出，溫熱的觸感撫過我的臉頰，他以為我拭去淚珠，眼淚卻流得更兇。

多麼真摯動人的諾言，可又有誰能想到，我的世界卻因此變得充滿痛苦和悲傷？我可以，可以放棄自己的自尊，只為能跟你一起生活……我可以，可以犧牲自己家庭的幸福，只為你能快樂……但是為什麼啊，你為什麼總是護着那女人，難道你不知道這樣會令我傷心嗎？你為什麼連我的生辰都要陪伴着她，你不知道我的心在流血嗎？你為什麼不相信我，為什麼要打我？你難道不知道，我並沒有你想

詩意偶拾

朱科夫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 尋人啟事

我在尋找一位玫瑰色羅裙 綴滿 夢囈和羞澀的詞語 雜亂的墨水 在白紙上癡狂生長 在夜裡 燈光渾濁 滿是泥獸 我伸出左手 捉不到一隻 狡猾的酒杯 我飲下 四周 緘默不一 有人在夢裡喊出聲來 有蟲子從夢話裡 爬向被子 燒些牙齒和嘴唇 沿着舌頭 爬向肚子 我在尋找一張尋人啟事 可是 隨意丟進紙簍的左手微痛 右手疲倦 已經發皺了 尋人啟事 肚皮微脹 被剪刀砍去的電話號碼 難以撥通被塗抹的地址 姓名和相片 也被金風吹散 這是最後的城池 無數的姓名和面容來到這裡 又離開 到無數陌生的地方去 無數的地址在樹上枯黃並老死在這裡 埋入泥土 我在這破敗的城門之外 趟過渾濁的駢駢 在窗戶之內 河水的呼吸粗鳴 綴滿 碼頭魚肚白帆布 和船隻的女人

像中的那麼堅強？也許，如果不曾體會過曾經的患難與共，就不會那麼傷的。也許，從來沒有存在任何的期望，就不會那麼痛的。

我心中有一個最深的地方，那個地方有一盞燈可以照亮，可惜的是那燈在我剛觸摸到的時候，竟然發現燈光想照亮的人並不是我。我把那盞燈緊抱在懷裡，如火的熱力把我胸口都燙得脫皮，我痛啊！可我寧願自己受傷也不願放手，然而，原來到最後那盞燈半點也看不見我的犧牲。一鬆手，它便跑到別人的手裡，對我連一絲的留戀也沒有。我眼睜睜地盯著他們，妒意燃燒着我的心臟，用力地咬着薄唇，咬得發痛也不作聲，直到嚐到口腔瀰漫着血腥的味道，我才發現自己在滴血，不在嘴唇上，而在心中。

今夜，又下雨了，好像那天一樣，可是那雨水看起來卻不再美麗……因為，我清楚，我了解，你永遠也不能遵守你給我的承諾。爸爸，現在你終於知道我對你的愛，可是我也同樣知道，早在你另娶他人的時候，你就不能再像以前般愛我……所以我選擇離開，這樣你會更快樂的，對嗎？爸爸，如果有一天，外面又下起雨來，你會不會記起我？

我逼自己忘記，你說過要陪我度過每個風雨的諾言，這年，我二十五歲。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